

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（全译本）

白痴（下）

[俄罗斯]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石国雄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外国文学经典·名家名译（全译本）

白痴（下）

[俄罗斯]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石国雄 译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痴. 下 / (俄罗斯)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; 石国雄译. —西安: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-7-5605-7702-9

I. ①白… II. ①陀…②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

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1844 号

书 名 白痴 (下)

责任编辑 何睿瑞 荣 西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 82668357 82667874 (发行中心)

(029) 82668315 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 82668280
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 × 960mm 1/16 **印 张** 21 **字 数** 312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7702-9 / I · 290

定 价 34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十一 / 323

十二 / 338

第三部

一 / 347

二 / 364

三 / 376

四 / 391

五 / 406

六 / 421

七 / 439

八 / 454

九 / 468

十 / 483

第四部

一 / 491

二 / 505

三 / 514

四 / 525

五 / 539

六 / 557

七 / 573

八 / 591

九 / 610

十 / 622

十一 / 635

结 尾 / 650

十一

直到第三天叶潘钦一家才完全平心静气下来。公爵虽然在许多方面通常都怪罪于自己，并真诚地期待着惩罚，但是开始他内心里依然怀着充分的信念，认为叶莉扎维塔·普罗科菲耶夫娜不可能认真生他的气，而多半是生她自己的气。这样，这么长久的不和到了第三天已使公爵陷于茫然不知所措、郁郁寡欢的境地。造成这种境况的还有其他种种情形，但是其中一个情况是主要的。整整三天这一情况日益加重了公爵的疑心（不久前公爵谴责自己有两个极端：既责备自己那“毫无意义、令人讨厌的”异常的轻信，与此时同时也责怪自己“阴鸷、卑劣的”多疑）。总之，第三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从马车里跟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说话的那个古怪女士突然出现这件奇事，在他的头脑里则达到了令人害怕和神秘莫测的程度。这神秘莫测的实质，除了事情的其他诸多方面，对于公爵来说是一个可悲的问题：这件新的“荒唐之举”是否也正该归罪于他，或者仅仅……但是他没有说完还有谁。至于带 H. Ф. Б. 三个字母的那个人之举，那么，在他看来，这纯粹不过是毫无恶意的淘气行为，甚至是十足孩子气的淘气行为，因此有一点点是她有错的想法也是惭愧的，在某个方面来说甚至是不正直的。

不过，在那不成体统的“夜晚”（那晚乱糟糟，他是所谓罪魁祸首）后的第一天，公爵上午就很高兴地在自己家里接待了 III 公爵和阿杰莱达：“他们来主要是为了打听一下他的健康”，他们俩是顺便散步来的。阿杰莱达刚才在公园里发现了一棵树，是一棵奇美的古树，树叶繁茂，枝杈伸展，弯弯曲曲，树身上有窟窿和裂缝，可是满树绿茵茵的嫩叶。她一定要画这棵树，一定要画！在他们来访的整整半小时中她几乎就只谈这件事。III 公爵仍像往常一样和蔼可亲，他问公爵过

去的事，回忆他们第一次相识时的情景，对于昨天的事几乎一语不发。最后阿杰莱达忍不住了，苦笑着承认，他们是顺道而来，incognito^①，但是她的承认也就至此为止，虽然从 incognito 这个词已经可以看出，她父母，也就是说，主要是叶莉扎维塔·普罗科菲耶夫娜眼下情绪特别不好。但是，无论是关于她，还是阿格拉娅，甚至伊万·费奥多罗维奇，阿杰莱达和 III 公爵在这次拜访中却都只字未提。他们继续去散步，临走也没有邀请公爵同行。至于说请他去他们家，更是毫无表示；关于这一点阿杰莱达嘴里甚至冒出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：在讲到她的一幅水彩画时，她突然表示很想给公爵看看这幅画。“怎么才能快点办这件事？等一等？如果科利亚来，我或者就让他给您送来，或者明天与公爵散步时我自己带来，”她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困惑，并对于她能这么灵活而且对大家都合适地解决这个难题感到高兴。

最后，几乎已经是告辞后，III 公爵像是突然回忆起似的说：

“对了，”他问，“您是否知道，亲爱的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，昨天从马车里朝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喊叫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这是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，”公爵说，“难道您还不知道这是她？跟她在一起的是谁，我却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听说过！”III 公爵接过话茬说，“但是这喊声是什么意思？我承认，对于我来说，这真是个谜……对于我和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。”

III 公爵说话时明显带着一种异常惊讶的神情。

“她说了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什么借据的事，”梅什金公爵非常简单地回答说，“这些借据从某个高利贷者那里落到了罗戈任手中，是因为她的请求，并说罗戈任将等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一段时间。”

“我听见的，听见的，亲爱的公爵，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！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不可能有什么借据的！他拥有这么多的财产……确实，他过去发生过一些轻率的事，我甚至还帮过他摆脱困境……但是凭他有的财产却向高利贷者立借据并为此提心吊胆，这不可能。而且他也

① 意大利语：别人不知道的。

不可能对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称你，不可能与她有这般友好的关系。主要的谜就在这里。他发誓一点也不明白，我完全相信他。但问题在于，亲爱的公爵，我想问您，是否知道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哪怕是有什么传闻奇迹般地传到您这儿？”

“不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请您相信，我丝毫没有干预这件事。”

“啊，公爵，瞧您成了什么人了！今天我简直不认得您了。难道我会认为您干预了这样的事？……算了，您今天情绪不佳。”

他拥抱并吻了公爵。

“干预什么样的‘这样的’事？我看不出任何‘这样的’事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这个女人想以某种方式和在某个方面给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制造麻烦，当着人家的面强加给他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品质，”Ⅲ公爵回答说，语气相当冷淡。

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公爵非常窘困，但是，他仍然疑问地凝视着公爵，但后者却缄默不语。

“也许不仅仅是借据？不真正像昨天她说的那样？”公爵终于不耐烦地嘀咕说。

“我对您说，您自己判断，可能在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和……她之间，加上罗戈任，有什么共同的东西？我再对您说一遍，他拥有巨额的财产，这点我完全知道；他还等着从伯父那里得到另一笔财产。不过是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……”

Ⅲ公爵突然又闭口不语了，显然是因为他不想向公爵继续谈论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。

“这么说，至少他是认识她的喏？”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分钟左右，突然问。

“好像是这么回事，是个轻浮的人嘛！不过，即使有这回事，也已经是很久前了，是过去，也就是两三年前，要知道他跟托茨基也相识。现在可丝毫也不可能有这类事，他们从来也不可能用你相称！您自己知道，她一直不在这里，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见她。许多人还不知道，她又出现了。我发现她的马车也就是三天左右，不会更多。”

“多么富丽堂皇的马车！”阿杰莱达说。

“是的，马车很富丽堂皇。”

他们俩走了，不过，可以说，他们是怀着对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最友好的兄弟般的好感离开的。

而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这次拜访甚至包含着相当重大的意义。比方说，从昨天起（也许还更早）他自己也有许多疑惑，但是在他们来访以前他完全不想为自己的担忧辩解。现在则明白了：Ⅲ公爵当然是错误地解释了事情，但终究已经徘徊在真相的周围了，他毕竟明白这里有阴谋（“不过，也许他暗自完全正确地明白事情的真相，”公爵思忖着，“只不过不想说出来，因而故意作错误的解释。”）。最明显的是，刚才他们来看他（而且正是Ⅲ公爵），是希望他做出某些解释；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他们简直就认为他参与了阴谋。此外，如果这一切真的这么重要，那么，看来她有某种可怕的目的，是什么目的呢？真可怕！“再说怎么阻止她呢？当她认定了自己的目的后，要制止她是丝毫不可能的！”公爵凭经验已经知道这一点。“真是疯了，疯了！”

但是这个上午汇集拢来的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而且所有的问题都在同一个时间涌来，全都要求立即解决，因此公爵甚是忧心忡忡。维拉·列别杰娃抱了柳芭奇卡到他这儿来，笑着给他聊了好半天，稍微消解了他的愁思。跟着她来的是张大了嘴的妹妹，在她们后面则是列别杰夫的中学生儿子。他要公爵相信，《启示录》里讲到的落到地面水源上的“茵陈星”，据他父亲阐释，就是分布欧洲的铁路网。公爵不相信列别杰夫是这样解释的，决定一有合适机会就问他本人。从维拉·列别杰娃那里公爵获悉，凯勒尔昨天起就到他们这儿来落脚，从所有的迹象来看，短期内他不会离开他们家，因为找到了伙伴，跟伊沃尔京将军交起朋友来了；不过，他声称，他留在他们那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教育。总的来说，列别杰夫的孩子开始使公爵越来越喜欢。科利亚一整天都不在家：他一大早就去了彼得堡（列别杰夫也是天刚亮就去办自己的事了）。但是公爵迫不及待地等待的是加夫里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来访，他今天非得来找公爵不可。

他在下午六点多刚用餐后就来了。看了他第一眼，公爵就思忖，

至少这位先生是应该正确无误地了解全部底细的。再说他有瓦尔瓦拉·阿尔达利翁诺夫娜及其丈夫这样的帮手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是公爵跟加尼亚的关系仍然有些特别。比如，公爵托他办布尔多夫斯基这件事，是特别请求他办的；但是，尽管有这种信任和往昔的交情，在他们之间仍留有某些仿佛决定彼此绝不谈及的敏感点。公爵有时候觉得，从加尼亚这方面来说，他也许愿意以最彻底和友好的真诚相待；例如现在，他刚走进来，公爵马上就觉得，加尼亚充满信心地认为，正是此刻该是打破他们之间在所有那些敏感点上的坚冰的时候了。（可是加夫里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急于要走，他妹妹在列别杰夫那里等他；他俩急着要去办什么事。）

但是如果加尼亚真的期待会有一连串迫不及待的问题、情不自禁的诉说、赤诚友情的吐露，那么他当然是错了。在他拜访的整个二十分钟过程中公爵甚至非常沉静，几乎心不在焉。原来期待他提出的许多问题，或者最好是说加尼亚等待他提出的主要问题，并没有提出来。于是加尼亚也就决定谈话时做较多的保留。他一刻不停地讲了整整二十分钟，一边笑着，一边很快地扯着一些最轻松愉快的闲话，可是却避而不谈主要的事。

加尼亚只是顺便讲到，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到帕夫洛夫斯克这里总共才四天，可是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她住在水手街某个地方一幢不怎么好的小房子里，是在达里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那里，而她的轻便马车几乎是帕夫洛夫斯克首屈一指的。她周围已经麋集了一大群老老少少的追求者；有时还有骑手伴送她的马车。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仍像以前那样非常挑剔，到她这儿来的都是经过选择的人。但是在她旁边仍然形成了一支队伍，遇到需要的时候总有人会站出来保护她。一位消夏的别墅客是个已订了婚约的未婚夫，为了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而跟自己的未婚妻吵架；一位将军老头为了她几乎诅咒自己的儿子。她常常把一个美妙的少女带在身边兜风，那少女刚十六岁，是达里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的远亲，她唱歌唱得很好，因此，每到夜晚她们的小屋总吸引人们的注意。不过，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操守非常规矩，穿得也不华丽，但异常有风度，所有的女士们都

“羡慕她的风度、美貌和马车”。

“昨天那件怪事，”加尼亚低声说，“当然是有用意的，当然，是不应该计较的。要对她吹毛求疵什么的，那就得故意找她的碴儿，或者造谣中伤，不过，这也马上就会来的，”加尼亚结束道。他本来期待着公爵这时一定会问：“为什么他称昨天的那件事是有用意的？又为什么说那种事马上就会来的？”但是公爵却没有问。

关于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的情况也是加尼亚自己说开的，没有特别的询问，这显得非常奇怪，因为他在谈话中插进这个话题是不伦不类的。照加夫里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说法，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不认识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，就是现在也只是稍稍有点认识她，因为四天前散步时才有人向她介绍了他，恐怕一次也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去过她的家。关于借据的事也是可能的（这一点加尼亚甚至知道得很肯定）；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当然是有一份巨额的家财，但是“庄园方面的某些事务确实搞得乱七八糟”。在这个令人颇感兴趣的话题上，加尼亚却忽然住了口。关于纳斯塔西娅·费利帕夫娜昨夜的出格的举动，除了前面顺便提到的，他没有再说一句话。后来瓦尔瓦拉·阿尔达利翁诺夫娜来找加尼亚，她待了一会儿，也是未经询问就谈的，说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今天，也可能明天，要去彼得堡，而她的丈夫（伊万·彼得罗维奇·普季岑）也在彼得堡，也好像是为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的事，那边确实出了什么事。临走时，她又补充说，叶莉扎维塔·普罗科菲耶夫娜今天心境极为恶劣，但最奇怪的是，阿格拉娅跟全家都吵遍了，不仅跟父亲母亲，而且连跟两个姐姐也吵架了，“这可完全不好，”仿佛是顺便告诉这最后一个消息（对于公爵来说却是极为意味深长的），兄妹俩便走了。有关“帕夫利谢夫儿子”的事，加涅奇卡也只字未提，也许是出于虚假的谦逊，可能是“顾惜公爵的感情”，但是公爵还是再一次感谢他尽力办完了这件事。

公爵非常高兴，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他走下露台，穿过路径，走进了花园；他想好好思考一下，做出下一步的决定，但是这“一步”不是可以反复考虑的一步，而恰恰是不容斟酌、只能下决心干的一步：他忽然非常想撇下这里的一切，回到自己来的地方去，去遥远僻静的

地方，立即动身，甚至跟谁都不告而别。他预感到，只要他在这里哪怕再待上几天，就一定会无可挽回地被牵进这个圈子里去，并且这个圈子今后就将落在他身上。但是他考虑还没有十分钟便当即做出决定，要逃走是“不可能的”，这几乎是畏缩怯懦，因为摆在他面前的这些难题，不去解决或者至少是不竭尽全力去解决，现在他甚至没有丝毫权利可以这样做。带着这样的思绪他回到家，未必有一刻钟散步。此刻他完全是不幸的。

列别杰夫仍然不在家，因而傍晚的时候凯勒尔得以闯到公爵这儿来。他没有喝醉，而是来吐露心曲和做自我表白的。他直截了当声称他来是向公爵讲述自己的一生，为此他才留在帕夫洛夫斯克的。要赶他走是没有一丝可能的：他是怎么也不会走的。凯勒尔本准备讲上很久，讲得也很不连贯，但是几乎刚开始说就突然跳到了结尾，并且说，他失去了“道德的所有幽灵”（纯粹是由于不信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缘故），以至曾经偷过东西。“您能想象到这点吗？”

“听着，凯勒尔，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，没有特别的需要最好别做这样的自供，”公爵开始说，“不过，您也许是故意往自己身上抹黑？”

“只对您，唯一对您一个人供认，只是为了帮助自己发展！再也不会告诉任何人；至死也要把我的秘密藏在白色尸衣下带去！但是，公爵，您要是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弄到钱有多难就好！说了这些，请问您，到哪儿去弄钱？只有一个回答：‘拿黄金和钻石来作抵押，我们就给。’也就是说，恰恰是我所没有的，您能想象这点吗？最后我生气了，就那么站在那里不走。‘绿宝石作抵押，给不给？’我说。‘绿宝石作抵押也给。’他说。‘好，好极了。’我说完，戴上帽子就走了出去；见你们的鬼，你们这帮无赖！真是这样！”

“难道您有绿宝石？”

“我哪有什么绿宝石！嗨，公爵，您还以那么光明和天真的眼光，甚至可以说，用田园牧歌式的态度来看待生活！”

最后，公爵与其说是怜悯，不如说是感到不好意思。他甚至闪过这么一个念头。“难道不能通过某个人的好影响使这个人做成什么事吗？”他认为鉴于某些原因自己的影响是完全不适用的，这并非是妄自

菲薄，而是因为对事物的某种特殊的看法。渐渐地他们谈得拢了，以至都不想分手了。凯勒尔异常情愿地承认了一些事情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，这些事情怎能讲得出口。每当开始讲一个故事前，他总是真正要你相信，他是多么悔恨，内心“充满泪水”，可是一讲起来则又仿佛为这些行为而自豪，同时，有时又显得那么可笑，乃至他和公爵最后都像疯了似的哈哈大笑。

“主要的是，在您身上有一种孩子般的好信任感和不同寻常的诚实，”公爵最后说，“要知道，就凭这一点您就能补偿许多不足。”

“气度高尚，气度高尚，骑士般的高尚气度！”凯勒尔非常感动地加以肯定，“但是，公爵，您要知道，一切仅是幻想，这么说吧，是海市蜃楼，实际上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无法理解。”

“别失望。现在可以肯定地说，您向我和盘托出了您的全部底细；至少我觉得，对于您所讲的，现在已经不能再补充什么了，不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能！”凯勒尔带着怜惜的口吻感叹说，“哦，公爵，您对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还是瑞士式的。”

“难道还可以补充？”公爵惊讶而羞怯地说，“那么您期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？凯勒尔，请说吧，您来忏悔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从您这里得到什么？期待什么？第一，单是望着您这副心地忠厚的样子就让人愉快，跟您一起坐一会儿，聊一聊，也让人心里高兴；至少我知道，我面前是位最具美德的人，而第二嘛……第二……”

他语塞了，没有说下去。

“也许，您是想借钱？”公爵非常认真和憨厚地提示说，甚至还有点羞怯。

凯特勒猛然一震；他带着先前的惊讶直盯着公爵的眼睛，很快地瞥了一眼，用拳头重重地猛击了一下桌子。

“嘿，您这一着可真把人搞懵了！得了吧，公爵，像您这样单纯忠厚，这样天真纯朴，就是在黄金时代也没有听说过，同时，您又用这样深刻的心理观察像利箭一般一下子把人刺穿了。但是，请原谅，公

爵，这需要解释，因为我……我简直弄糊涂了！当然，说到底，我的目的是借钱，但是您问我借钱的事时，仿佛并不认为这是应受谴责的，而认为这是应该似的。”

“是的……从您来说这是应该的。”

“您不气愤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有什么可气愤的呢？”

“听着，公爵，昨晚起我就留在这儿了，第一，是出于对法国大主教布尔达鲁^①（我们在列别杰夫那里开了一瓶又一瓶直喝到三点钟）有着特别的敬意，第二，主要的（我可以画十字起誓，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真话！），我之所以留下来，这么说吧，是想向您做全部的诚心诚意的忏悔，以此来促进自己的成长，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泪流满面地在三点多钟睡着了。您现在相信一个正人君子吗？在我入睡那一刻，真正充满了内心的泪水，可以说，也泪流满面（因为最后我号啕大哭了，我记得这一点！），我冒出了一个可恶的念头：‘怎么，在做过忏悔以后，末了不向他借点钱吗？’这样，我就准备好了忏悔，这么说吧，犹如一道‘泪汁肉丁’，就为了用这些泪水泡软通路，使您感化以后数给我一百五十卢布。在您看来，这不卑鄙吗？”

“可是这大概不是真话，而不过是一件事跟另一件事碰到一起了。两个念头汇合到一起，这是常会发生的情况。我就不断出现这种情况。不过，我认为这不好，您要知道，凯勒尔，在这点上我首先总是责备自己。您现在向我讲的就像是我自己的事，我有时候甚至认为，”公爵很严肃、真诚和饶有兴味地继续说，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，于是我就开始赞许自己，因为要跟这两种念头作斗争困难得不得了，我有体验。上帝才知道，这两种念头怎么来的；怎么产生的。您就直截了当称这是卑鄙！现在我又将开始怕这些念头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不是您的法官。但是，据我看，终究不能就这么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卑鄙，您怎么想？您要滑头，想通过眼泪来骗取钱财，但是您可是自己起的誓，说您的忏悔还有别的目的，是高尚的目的，而不单是弄钱的目的；至于说到

^① 布尔达鲁和波尔多（法国葡萄酒名）两词发音相近。此处系凯勒尔戏称。

钱，您需要它们可是用来纵酒，是吗？但是，在这样的忏悔以后这自然是意志薄弱的行为。然而，一下子又怎么能抛弃酗酒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怎么办？最好还是留给您自己的良心去考虑，您认为怎样？”

公爵异常好奇地望着凯勒尔。关于两种念头的问题显然早已占据了思想。

“嘿，听您这么说以后，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人家要称您是白痴？”凯勒尔喊着说。

公爵微微红了脸。

“布尔达鲁大主教也不会宽恕人的，而您却宽恕人，而且富有同情心地来评判我！为了惩戒自己和表明我受了感动，现在我不想要一百五十卢布了，只要给我二十五卢布就够了！我所需要的就这些，至少可以过两个星期。不到两个星期我不会来要钱，我原想让阿加什卡高兴高兴，但是她不配。啊，亲爱的公爵，愿上帝祝福您！”

最后，列别杰夫进来了。他刚刚回来，发现凯勒尔手中有二十五卢布，便皱了下眉头。但是拿到了钱的凯勒尔已经急着要走了并且立即溜之大吉。列别杰夫马上就开始说起他的坏话来。

“您不公正，他确实真心诚意悔过。”最后公爵指出。

“要知道这算什么悔过呀！就跟我昨天说‘我卑鄙，我卑鄙’一模一样，可只是说说而已！”

“这么说您只是说说而已？而我本来以为……”

“好吧，这就对您，就对您一个人说真话，因为您能洞察一个人：说也罢，做也罢，谎言也罢，真话也罢，这一切在我身上全是混在一起的，并且也完全是真诚的。真话和行动于我便是真诚的悔过，信不信由您，我可以起誓，而说空话和谎言则是可恶的（且总是存在的）念头，怎么诱人上钩，怎么通过悔恨的泪水来赢得好处！真的，是这样的！对别人我是不会说的，因为会遭到他嘲笑或唾弃，但是，公爵，您会富有同情心地做出评判。”

“瞧，就跟刚才他对我说的一模一样，”公爵高声喊了起来，“而且你们俩像是在自我吹嘘！你们甚至使我感到惊讶，只不过他比您来得真诚，而您将此完全变成了一种职业。得了，够了，别皱眉头，列别

杰夫，也不用把手放到心口。您不要对我说什么吗？您是不会白白上这儿来的……”

列别杰夫拱肩曲背，扭捏作态。

“我等了您整整一天，想向您提一个问题；请回答我，哪怕一生中这一次真话：您是否多少参与了与昨晚马车有关的事？”

列别杰夫又扭扭捏捏，开始嘻嘻笑起来，不停地搓着双手，最后甚至接连打起喷嚏来，但依然还是没有勇气说出话来。

“我看得出，您是参与的。”

“但是间接的，纯粹只是间接的！我说的是老实话！我参与的只是及时让那个女人知道，我家聚集着这么一伙人以及有些人在场。”

“我知道，您派自己的儿子到那里去过，他刚才自己对我说的，但是这是个什么阴谋呀！”公爵不耐烦地感叹说。

“这不是我的阴谋，不是我的阴谋，”列别杰夫连连挥手加以否定，“这事是别的人搞的，别的人，而且与其说是阴谋，不如说是突发奇想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在基督面上，您给解释清楚！难道您不明白，这是直接牵涉到我的？要知道这是在给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抹黑。”

“公爵，最尊敬的公爵！”列别杰夫又做出拱肩曲背状，“这可是您不许讲出全部真情的，我不是已经开始向您讲真实情况了吗？不止一次，而您不许我讲下去……”

公爵沉默不语，思考了一会。

“那好吧，您讲真相吧，”他沉重地说，显然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
“阿格拉娅·伊万诺夫娜……”列别杰夫马上开始说。

“闭嘴，闭嘴！”公爵发狂地喊了起来，气愤得满脸通红，也许还因为感到羞耻。“这不可能，这是胡说！这一切是您自己或者是如您这样的疯子杜撰出来的。永远再也不要让我从您那里听到这样的话！”

夜晚已经十点多的时候科利亚带了一大堆消息来了。他的消息有两个方面：彼得堡的和帕夫洛夫斯克的。他急忙把彼得堡方面主要的

消息先讲了（大部分是关于伊波利特和昨天的事），为的是待会儿再转过来谈，所以赶快转到帕夫洛夫斯克的消息。三小时前他从彼得堡回来，没有到公爵这里来，径直就去了叶潘钦家。“那里的情况简直糟透了！”当然，马车的事是头等的，但是这里面大概还有什么名堂，还有什么他和公爵都不知道的事。“我当然不是密探，也不想向谁打听；不过对我的接待很好，好到甚至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是对您公爵却只字未提！”最主要和耐人寻味的是，阿格拉娅刚才为了加尼亚跟家里人吵了一顿，事情的详细情况不知道，但就是为了加尼亚（您能想象这点吗！），而且还吵得很凶，看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。将军来得很晚，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叶甫盖尼·帕夫洛维奇跟他一起来的，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，而他自己也出奇地快活和可爱。最重大的消息是，叶莉扎维塔·普罗科菲耶夫娜不露声色地把坐在小姐们那儿聊天的瓦尔瓦拉·阿尔达利翁诺夫娜叫到自己那里，把她永远赶出自己的家，不过，她采取的却是最客气的方式，这是“从瓦里娅本人那儿听说的”。但是，瓦里娅从叶莉扎维塔·普罗科菲耶夫娜那儿出来并跟小姐们告辞的时候，她们却并不知道，她已被永远拒之家门外，这是与她们最后一次作别。

“但是瓦尔瓦拉·阿尔达利翁诺夫娜七点钟时曾经在我这儿的吧？”公爵惊讶地问。

“而赶她走是在七点多或者八点钟。我很可怜瓦里娅，可怜加尼亚……无疑，他们永远在搞诡计，不这样他们是不可能的。而我从来也无法知道，他们在谋划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但是请您相信，我亲爱的善良的公爵，加尼亚是有良心的。这个人在许多方面当然是沉沦的，但是在他身上也有许多方面存在着值得寻找的品质，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，过去没有理解他……我不知道，在发生瓦里娅这件事后，现在我是否应该继续去那里。说真的，从一开始我就使自己处于完全独立和单独的地位。但是毕竟应该好好想想。”

“您过分怜惜兄长是徒然的，”公爵向他指出，“既然事情已经到了那一步，那么加夫里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在叶莉扎维塔·普罗科菲耶夫娜眼里是个危险人物，因此，他的某些希望正在确立。”